

大学爱情必修课！

上上下下左右左右ba 著



恋爱中的 猪与猫



那些恋爱中的 猪 和 猫，都是我们当初的平凡模样，

生活在青春白衣如雪的年代里，

用最最无聊而无厘头的苍白语言，来 纪念。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上上下下左右左右 ba 著



恋爱中的 猪与猫

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恋爱中的猪与猫/上上下下左右左右 ba 著.

—上海: 上海人民出版社, 2005

ISBN 7-208-05593-9

I. 恋... II. 上... III. 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17685 号

责任编辑 邬元华

封面装帧 陈楠

插图作者 王立军

插图协力 王浣

恋爱中的猪与猫

上上下下左右左右 ba 著

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)

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

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6.25 插页 2 字数 121,000

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10,100

ISBN 7-208-05593-9/I·206

定价 12.00 元



【第一章】

不叠被子的怨念：导师很生气，后果很严重！

【第二章】

跑步是美丽的，可是睡懒觉更为美丽 37

【第三章】

后跑步时代的幸福生活 85

【第四章】

我最讨厌开卷考试了，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！ 144

【最终章】

毕业前的无聊，平静地接受圆满 176



【第一章】

不叠被子的怨念：导师很生气，后果很严重

1

1



恋爱中的猪与猫

记得在高中的时候，每当礼拜一升完国旗后，例行总会有些保留节目上演，不出意外，就是教导主任老胡被校长拉出去秀了。

老胡一般喜欢威风凛凛地站在高台之上，慷慨激昂地冲我们喊话，视麦克风若无物。那架势有点像刚评上武林盟主职称的神教教主，又有点像金牛座黄金圣斗士阿鲁迪巴：你们是早晨七八点钟的太阳！你们要让你们的青春放光芒！不要让你的青春冒黑烟！

然后，我们就一起在老胡的率领下，对大家的万里鹏程进行美好展望。但是时过境迁，我回头望去，发现我们怎么看也不像放光芒的灯塔、火炬，或是天马流星拳之类其他能放光的东西。倒好像一个个烽火台，里面有源源不断的黑烟冒出来，遮天蔽日。

结果就是，我逢年过节时，总是很不好意思去给老师拜年。在街



上看到小孩放鞭炮，就老觉得那个烟就是我蓄意冒出来的。

每次回到学校后，就想，今年说什么也要开始放光芒，不能再冒黑烟了。今年也不例外，在我从火车站到寝室的一路上，我一直筹划着放光芒的事。

好不容易倒完了地铁和 50 路，进到寝室，贝勒已经先到了。他皱着眉头说，你看你的被子，一个假期没动，连点人味都没了，硌得我手疼死了。

我大惊失色，就看到了我那分别了一个月的华丽被子，很不情愿地，显然是被迫地，摆了一个狮身人面像的 pose，伫立在寝室东方的床铺上。

我赶紧冲上去，把它解救下来。忿忿地嘟囔道：“你们也太不够意思了，就不怕天打雷劈吗？”

作为一个理工学生，我这么说是科学根据的。在我们学院，不叠被子要和虐待宠物同罪。尤其是我们班的导师，他时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，一屋 8 扫何以扫天下。看他那么全身心投入，我们都不忍心告诉他真相，俺们化工学院其实没开扫大街这门很有前途的专业。

导师是一员动于九天之上的捕手，他把毕生都奉献给了督促学生叠被子的壮丽事业中。据说他祖传一面魔镜，每天当他跨进学院办公室，第一件事就是揽镜自照，对着镜子翩翩起舞：“镜子啊镜子～，天灵灵，地灵灵，快告诉我～，今天谁又没叠被子？”

于是，我和我们寝室就上了黑名单……

我有些怒，好在及时想起不冒黑烟的事。于是便说：“哎呀，真不



好意思，我没看好我家被子，给你添麻烦了。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，兄弟可要多多关照呀。”

贝勒嘿嘿一笑，说：“小小 case，不在话下。刚才隔壁的蛋花头不知深浅想坐，结果把腰闪了不是。”

我看了看我的被子，一下子觉得很自豪。原来我的被子还能看家护院。应该好好奖励，这时太阳光正好射到我的铺位上，于是我就高高兴兴地搂着我的被子睡着了。

大学寝室开学有一个特点，报到的时间和路途的遥远成反比，越是远就越是来得早。贝勒是北京的，他来得最早，又一次印证了这一定律。当然，他和隔壁新疆、黑龙江的兄弟比起来还要逊上七八二十筹，人家压根就没回去。

贝勒是北京人氏，姓关。据说，是正红旗满洲哈达瓜尔佳氏直系后裔，爱好广泛，能吹会侃，除了国安队外，总是经常在无意中谈起某人，比如他们家头号名人，前满洲第一勇士瓜尔佳鳌拜。不过此项仍待考证，鉴于我们是理工大学，没多少人对鳌拜感兴趣。

贝勒比较钟爱的一个句型就是：唉，要是我们大清国的时候，我怎么也是个贝勒了……偶尔也会有些变化，比如说每次考试完：他喵的！死老头竟然敢关我，这要是还在大清国，老子早把他送大理寺法办了！

我睡觉时，习惯做些各式各样的梦，就在我前一个梦刚结束，后一个梦正在酝酿的中场休息时间，外面突然传来了惊天动地的喧哗声。一下子把我吵醒了。



我很不情愿地爬起来，然后听到有人震天价地打门。“没事，”贝勒只是专心致志地上着网，“一准儿是谁打牌又输了，甭理他。”

我仔细地权衡了一下，反正还要上厕所，开一次门也不吃亏。于是就把门打开了。

门外是一支波澜壮阔的学生队伍，蛋花头弄了一个很醒目、标准超级赛亚人的发型，浑身上下一条小 nk，在楼道上卖力地表演着哈利·波特同学骑扫帚、顺便克服地心引力的行为艺术。前面他寝室的另外两个家伙一人负责一边，流水线似的在敲各个寝室的门。

我当场就被镇住了，这时贝勒忍不住也出来了，饶有兴致地欣赏了一下：“嗯，看来今天输了三圈不止。”

我奇了：“你怎么看出来的？”

“这还用说，”贝勒得意洋洋，“我早来了，这就叫门儿清。关键要看他唱什么。”

我竖起耳朵仔细一听，果然，蛋花头嘴没闲着，原来还是载歌载舞。刚才人多没注意。别说这歌我还真听过，高中聚会时一个 mm 唱过。歌词大意为：我是女生～，快乐的女生，我是女生～，漂亮的女生……

这时蛋花头往这边扫了一眼，我怕他看到熟人不好意思，连忙把头缩了回去。然后好奇地打听：“三圈就唱我是女生，昨天是什么？”

“这个么，”贝勒琢磨了会，“昨天好像是国际歌吧，英特耐雄奈尔它就一定要实现呀，不多，才输两圈。”

然后贝勒就接着上他的网，我坐在床沿上，气运丹田把睡觉情绪



酝酿得差不多了，就接茬睡觉了。

差不多睡到了半黑不黑的时辰，肚子一点点把我饿醒了。刚睁开眼，立刻就看到蛋花头大闸蟹似的从门外横着进来，我连忙把眼闭上。

果然蛋花头进门就冲这边来了，边走边说：“小样还装睡，我早看见你了，再不起来我可下手了啊。”

我只好爬起来，然后发现他其实是冲着上铺的巡抚去的，可是再装睡已然来不及了。

蛋花头一屁股坐到我床上，习惯性地狞笑三声后说：“黄猪，你的被子把我腰扭了，你说私了公了吧。”

我很委屈地说：“这事咋能怪我啊，再说，我家被子才两岁多，多年轻无知啊。”

蛋花头愤慨地说：“你对被子管教不严，负领导责任。狗咬人、花盆砸着人还要赔偿损失呢，我坐一坐招谁惹谁了，再说你那被子跟练了金钟罩铁布衫似的，我容易么我……”

我赶紧把头埋到被子里，说：“得得得，我抽屉里有饭卡，壶里面有开水，都归你，行了吧。”

蛋花头眼一瞪，说：“少来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那开水是上个学期的，都能养鱼了。你那饭卡里钱要是够买一块豆腐，我就一头撞死在上面，信不信。”

我只好横下一条心：“你说咋办吧，要钱没有，要被子一条。你拿了也冻不死我，我箱子里还有条哪。”



蛋花头想了想，觉得可不能便宜了我。正好他有一个兄弟的QQ号被盗了，盗号的据说是本校藏匿的贼人。需要个侠士去把号盗回来。我是陌生人，好下手。

这种网上的勾当我干过几回，没办法，只好接了。

蛋花头临出门前还千叮咛万嘱咐：“那个盗号的家伙经我们多方查证，是个RY^①，你可别忘了顺便把他寝室号问出来。兄弟我这次扭着腰，在校医院开了一大瓶正红花油，一半留着打他时用。”

我晕乎乎地点头，忽然想到一个问题，他怎么这么大仇恨，那个被RY耍了的人难不成就是他？

2

说干就干，太阳下山后，我的精神立刻大好许多。我把键盘横过来耍了个花，开机准备上网。

没想到，这一下子从键盘里稀里哗啦飞出了无数惊喜，有天上飞的，海里游的，说明我的电脑假期里没少被前楼后院的兄弟临幸过。我眼泪刷地就下来了。贝勒走过来语重心长地安慰我：“连续三学期错过巡抚的海鲜不是世界末日，一定要坚强，瞧你那德行！”

① RY，网络用语，指“人妖”，即网络id与真实性别不符的网络玩家，尤其是指男性网友装扮女性身份。



我擦擦眼泪说：“谁混蛋吃了方便面，胡椒粉全撒我键盘里了，缺德冒烟的别让我逮着！”

好在，其他的零件还算健康，没有被弄成开机不能自理我已经知足了。我的电脑只是吱哑吱哑叫唤了一下，通了电后便全都开始工作起来。我把 QQ 打开，马上就用蛋花头给我的号码找到了对象。

头像是亮的，还是个蓝头发上带花的大眼睛美女。万幸我事先得到可靠情报，这是个 RY，否则按我平时的样子，就出洋相了。

我按住键盘，稍微地思考了下，就觉得自己好像是个躲在阴暗角落里的大灰狼。虽然有一种劫富济贫、替天行道的感觉，不过还是个邪恶的大灰狼。

我努力地告诉自己，对面是个十恶不赦的大 RY，然后又看了一眼旁边胖子的海报。胖子最崇拜的就是泰森，把泰森当作假想敌，有助于提高正义感。权当我是在骗泰森的号。

决心已经各就各位了，我分析了一下形势。既然对方是个 RY，那么，一定是心怀不可告人的目的，要么是针对女生，窃取我校宝贵的不可再生的女生资源，这是一种。或者是针对男生，意在拿人开涮，这又是一种。

不过这个 RY 是哪一种，真不好说。这次是我今年第一趟骗号，为了被子我得留一手。于是我顺手网上查了查，查到本《世界 RY 传记》，结果 RY 们的心路历程看完，骗号对象也已经下线了……

晚上，贝勒和巡抚知道后，联手把我笑了一顿——听花名就知道



这两人穿一条裤子的。

“傻！”贝勒说，“要是同时有一个女生一个男生发消息给你，你先理哪个？”

“就算是 RY，为了提高专业精神也要接近一下女生。”巡抚附和。我想了想，说的也是。

第二天，宿舍楼里的兄弟明显多起来了，熟悉的校园里又热闹起来。我没顾上溜达，大中午的一起床就打开电脑，一路点开 QQ，吸了口气就搜索，嘿嘿，人在呢。

伪装自己是为了更好地打击敌人。第一步就是把自己装扮成女生。我想了想，我原来 QQ 的名字是“华理上空的猪”，或者“梅陇路通宵王”，显然很不可取。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，自称为猪的女生更不好找，一看就是一男的。

看来非改名不可了，改什么呢？我飞快地酝酿。

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？不行，太俗了，也太长。侠女十三妹？也不行，太母老虎。我突然发现，脑细胞没被开发过的领域，它用起来就是费劲呀。

不能再瞎耽搁功夫了，万一对方走人，今天又拉倒了。我想了好一会儿，决定就用我最喜欢的颜色出马，浅黄色，听起来还不坏。

下面是性别，这个反而快，因为没得选择，还好只有两个性别而不是三个四个。

头像就不讲究了，女生的还是不好意思用，选了个卡通的。



基本差不离了，我仔细看了下，应该没什么破绽。不过为保险起见我还是做了个实验，向网上的贝勒发了个信息：

“hi，我到学校了喔，说好请我吃饭的，可不许赖呀……”

贝勒的回复快得惊人，我差点怀疑他的自动回复就是：“好啊，走，吃饭去!!”

转眼，贝勒又发了一大串消息过来，有约我在毛主席像下见面的，有约到友谊餐厅吃饭的，有约到徐家汇买东西的，有约到外滩看风景的，最后还有到北京看天安门的。

我只好先暂时把他拉到黑名单里，毕竟还有正事要做，不能让这家伙影响了我骗号的注意力。

看起来我的改名效果相当理想。我信心高涨起来，稳稳地点下了“加为好友”键。

正当我想应该怎样用第一句话博取信任，好通过验证时。发现好友已经加完了，原来他根本就没设通过验证这一项。我不禁想起昨天《世界 RY 传记》里的一句话，真正的 RY，都是不设防的……

这下打乱了我预想的节奏，好在他立刻就发来请求消息：“：），你好。”他的名字也不错，绒线猫，估计蒙蔽了不少不明真相的男同学。

看起来这项任务有些难度，我一边通过好友验证，一边决定今天采用防守反击战术。

“hehe，你好，今天天气还不错。”先矜持一点，说实话装女生没经验，真不是个有前途的活儿。



“还好了，上海天气就是这样子的。”

机会来了，我连忙果断地顺竿爬：“哎呀，原来你也在上海啊，上海这出大事了你知道吗?!”

果不其然，回得很快：“出啥事了，说嘛说嘛!”

我松了口气，“大富翁”游戏里说得好，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，外加今晚做梦也会笑。

下面就简单了，你一句我一句，世上本没有好友，废话多了好友就来了。

很快，我在上海这些年培养出来的女生话题就没存货了，那边还是滔滔不绝的，看来，我们导师说我缺乏专业精神，干嘛嘛不成还真是很有道理的啊。

算了，火候差不多了，突然发现装女生蛮好玩的，成就感哗哗地往外冒。老是这么下去，上瘾就不好了。

经过深思熟虑，我抛出了撒手锏，据说该撒手锏对女生及有女生倾向的人，有一击必杀的潜质：

“告诉你哦，听说下个月的校园天地行，F4 要到我们学校来了。”

果然，收到了预期效果，使我想起曾经有一次，做化学试验把一块钠丢到水里的样子。

我似乎看到显示器上的反光现出了我露出獠牙的奸笑，背后有彩带与鲜花飘飞，蜻蜓跟河马翩翩起舞，一条横幅从天上直落下来，上书几个大字：“贺新年骗号初步成功!”



然后按照老套路，我发了个木马过去：“用这个注册一下，到时候就能拿到门票了，要快哦，晚了就没了。”

哎呀呀，我真是越发邪恶了。隐隐然就似乎看到，滚滚浓烟从徐汇烽火台冲天而起，瞬间淹没了东方明珠。

看着别人的密码轻轻滚到我身边来的感觉真好。这时我才想起来蛋花头的嘱咐，就顺手问道：“你是哪个寝室的啊？”

“嗯，九舍 $3\times\times$ （马赛克……）。”

大功告成了，我复制密码登上了绒线猫的 QQ，一次成功。

“愿耶和华赐你幸福，阿门。”我发了最后一句话，就把他的密码改成了我的学号。侠盗的感觉可真爽。

我从好友名单里扒拉出蛋花头来，这家伙是著名的万年在线老妖。还别说，就这样还能有时间输这么多牌也真不容易。

“喂，搞定了，收货！密码是我的学号。”

蛋花头埋头鼓捣了一番，然后发来一条信息：“你学号是几号啊？”

我说：“真见鬼，当初开学我们还一个寝室来着，你就比我小三号！”

那边又捣鼓一番，然后发来一条经典信息：“我学号是几号啊？”

我说：“我也不知道，要不咱们用 google 查查？”

那边又忙活了半天，终于说：“你太阳的，哪里好了，根本就不行么！”

我说：“去死吧，连学号都搞不清楚的文盲，也配用 QQ，懂得盗号高科技人员的辛苦么？”

那边又老实了一会儿，最后说：“死黄猪，你娃莫要耍我，搞啥子哦？”



我一看这位真是急了，家乡话都奔出来了，不像是玩笑的。只好把自己的学号出卖了。

没想到蛋花头更怒：“就是这个，根本就不行么！这个密码它硬是不行哦！”

我也怒了，盗这个号我可是付出了辛勤劳动的，连 RY 都扮了。我指着显示器，仿佛是指着蛋花头的鼻子，说：“看清楚，不是这个 QQ 号么，这可是你叫我干的！”

那边突然爆发了：“锤子！你娃白痴！689 不分的人还说我不！找根网线上吊去吧！这明明就不是我给你的号么！”

我头轰一下子就昏了，好像有流星雨不远万里来砸我的脑袋。我完了，弄错人了，我今年第一次盗号，平生第一次扮 RY，就这样挂^①了……

3

这下子我麻烦大了，顶天立地的麻烦。这事泄漏出去，半个徐汇区的人都会排队笑话我的，扮 RY 骗女生 QQ，这次的黑烟冒得足够烽火戏诸侯了。

我急忙发消息补救：“哥哥千万不要跟别人说，我知道您是厚道人，我接着给你干，服务到底，保证满意！”

① 挂：即指“阵亡”之意。



蛋花头发来个嘿嘿奸笑的头像：“都是同学嘛，想要关怀就说嘛，来个‘三上’小炒吧。”

我哭丧着脸，只好说：“行行，等我发了奖学金一定请。”

那边终于消停了。我开始思考对策来，我该怎么办呢？估计那个绒线猫不知道我是男的，不会传出去，这要是能把密码恢复就好了，神不知鬼不觉。可她原来密码长什么样我又不知道，我早给删了。这猫傻乎乎的，一骗就上套，肯定也没密码保护……

差不多想了能有十分钟，蛋花头忽然又来消息了：“他喵的，我想起来了，你丫像是能拿奖学金的人么！”

我说：“我从明天起就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，拿不到你砍死我……”

夜晚来临，各个寝室里的人都来得差不多了，一个假期不见分外想念，打牌下棋玩游戏，各个节目连轴转起来。贝勒和巡抚在楼道里到处乱窜，好像只有我一个人愁眉苦脸的。

入夜了，每个人的兴致还是很高，除了我。

“喂，”卧谈会上，巡抚很神秘地说，“今天蛋花头又抽风了，满世界打听他自己的学号来着。”

贝勒边啃锅巴边点头：“听说他连班长的QQ都没放过，可怜的孩子，就是有点傻。”

巡抚又说：“对了，黄猪他还打听你的学号，这是怎么回事儿？”

我听了吓了一跳，赶紧装睡。

巡抚又叫了几声，我干脆连呼噜也打出去了。